

〔美〕玛·金·罗琳斯——著

鹿苑长春



The Yearling
鹿苑长春

[美] 玛·金·罗琳斯 — 著

[美] N.C. 韦思 — 绘

梅静 — 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鹿苑长春 / (美) 罗琳斯著 ; (美) 韦思绘 ; 梅静译.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22-14558-0

I. ①鹿… II. ①罗… ②韦… ③梅…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803号

责任编辑: 吴 虹 杨庆华

特约编辑: 刘兰芳

装帧设计: Mirro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杨 立

《鹿苑长春》

玛·金·罗琳斯 著 N.C.韦思 绘 梅静 译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36千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4558-0

定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 | |
|---------|-------|
| 001 第一章 | 小水车 |
| 015 第二章 | 乔迪的家 |
| 020 第三章 | 飞来横祸 |
| 026 第四章 | 猎熊 |
| 041 第五章 | 草翅膀 |
| 049 第六章 | 大快朵颐 |
| 054 第七章 | 一桩好买卖 |
| 066 第八章 | 意外收获 |
| 071 第九章 | 灰岩坑 |
| 081 第十章 | 夜晚的奇遇 |

091	第十一章	猎鹿
115	第十二章	仗义相助
126	第十三章	告别奥利弗
133	第十四章	危机
153	第十五章	新伙伴
173	第十六章	偷蜜和猎狐
187	第十七章	痛失好友
207	第十八章	怀念“草翅膀”
213	第十九章	暴风雨
231	第二十章	暴风雨后的森林
255	第二十一章	瘟疫
261	第二十二章	储粮

268	第二十三章	狼群的夜袭
280	第二十四章	猎狼
301	第二十五章	圣诞节前夕
318	第二十六章	追捕“大笨脚”
357	第二十七章	送别
360	第二十八章	孤狼
366	第二十九章	闯祸
371	第三十章	爸爸病了
378	第三十一章	无计可施
389	第三十二章	再见，小鹿
397	第三十三章	别了，童年
414	译后记	

第一章

小水车

小屋的烟囱飘出一缕笔直的青烟。烟刚离开红泥烟囱时还是青色的，但一融进四月靛蓝的天空，就化成了灰色。小男孩乔迪望着那缕青烟，兀自出神。厨房灶台里的火已经快灭了。刚吃过午饭，妈妈正忙着把锅碗瓢盆都挂起来。今天是星期五，她待会儿还要用荞麦扫帚扫地。如果乔迪够幸运的话，接下来，妈妈还会用玉米皮擦地。如此一来，不等他跑到银谷，妈妈肯定是想不起他的。乔迪站了一会儿，扶正肩上的锄头。

如果不需要为眼前这片嫩玉米杆除杂草的话，锄地其实也是件很愉快的事。前门边的楝树上野蜂成群，它们贪婪地钻进那一串串柔嫩的淡紫花儿中，仿佛这灌木丛里再没有别的花了。看起来，它们似乎真的忘了三月里的黄茉莉，还有即将在五月怒放的月桂和木兰。乔迪突然觉得，也许自己可以跟着这串身姿轻盈、黑黄相间的小东西，一路走到有蜂巢的那棵树前，找到满满一窝琥珀色的蜂蜜。冬天的糖浆已经吃完，

果子冻也没剩下多少了。找到一棵有野蜂巢的树，可比锄地有意义得多。再说，让这些玉米等上一天，也不碍事。生机盎然的午后，阵阵暖意犹如野蜂钻入楝树花丛般，钻入乔迪的心中。他一定要穿过林中空地，穿过松林，一路下到那条奔流不息的小河边。有蜂巢的树，也许就在水边。

他把锄头靠在围篱上，沿着玉米地往下走，直到再也看不见小屋，才两手撑着围篱，纵身翻了过去。老猎狗朱莉娅跟爸爸坐马车去了格雷厄姆斯维尔，斗牛犬里普和新来的杂种狗珀克看见他翻过围篱，一溜烟儿地追了上来。里普叫声低沉，那只小杂种狗的叫声却尖利刺耳。两只狗一认出乔迪，就哀哀地摇起小短尾，可乔迪还是把它们赶回了院子。于是，它们只得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乔迪心想，真是对可怜的家伙，除了追捕和弄死猎物，什么也不会。而且，除了每天早晚给它们端去残羹剩饭的时候，这两只狗对自己也不感兴趣。老朱莉娅倒是只可人的狗，但它那至死不渝的忠诚，似乎只针对爸爸彭尼·巴克斯特。乔迪曾努力讨好它，朱莉娅依然对他不理不睬。

“十年前，你们都还是小家伙。”爸爸对他说，“那时你两岁，它也还是只小狗崽。有次你无意中伤害了它，所以它就再也无法信任你了。猎狗就是这样。”

乔迪绕过牲口棚和满是谷物的食槽，向南抄近路穿过一片马里兰栎树林。他真想有一只赫托婆婆那样的狗。那是只会很多把戏的白色鬃毛狗。赫托婆婆每次笑得浑身颤抖，止都止不住时，那只狗就会蹦上她的膝头，摇着毛茸茸的尾巴舔她的脸，仿佛在跟着一起笑似的。乔迪也很想有一只这样的狗，一只会时刻跟随着他的狗，就像老朱莉娅跟着爸爸那般。他转入一条沙土路，向东跑了起来。到峡谷的路虽然有两英里，可乔迪觉得，他似乎可以永远这么跑下去。跟锄玉米地时不同，此刻，

他的脚一点儿也不疼。他放慢了速度，好在路上多花点时间。此刻，他已经把那片高大的松林甩在身后，就快走进一片密密匝匝的灌木丛了。两边浓密的沙松让小路显得愈发狭窄，看着那一棵棵细瘦的枝干，男孩觉得，它们似乎自己都能燃起来。地势开始降低。爬上最高点时，乔迪停了下来。黄沙和松林映衬下的四月天空，蓝得好似他身上赫托婆婆用靛蓝染的布衬衫。棉铃般的朵朵白云静静地飘在空中。他抬头仰望时，阳光隐没了片刻，那些云朵都变成了灰色。

“入夜前又要下点儿雨了。”他暗自想着。

下坡路不禁让他一口气冲到了银谷路上。这条路铺着一层厚厚的沙子，路旁的罂粟花开得正艳，亮叶南烛和火莓也长势喜人。他放慢了脚步。只有这样，他才能逐一走过那些不断变换的植物。每一棵树、每一丛灌木都是那样独特而熟悉。他走到一棵木兰树前。曾经，他在这棵树干上刻下了一张野猫的脸。找到这棵树，就代表离水不远了。他很纳闷，同样的泥土和雨水，为什么灌木丛中的沙松那般细瘦，小溪、湖泊和小河边却能长出木兰树呢？各处的狗、牛、骡子和马都是一样的，各处的树却不一样。

“多半是因为它们无法移动吧。”他得出结论。脚下的土里有什么，它们就只能吃什么。

小路突然从东面急转直下，通往二十英尺外的泉边。坡岸上满是木兰树、戈登木、香枫和灰皮桦树。他穿过幽暗凉爽的树荫，一路下到泉边，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喜悦。这真是个可爱的隐秘之地啊！

沙地上，一股如井水般清冽的泉水，不知从哪儿汩汩地往外冒。苍翠的堤岸好似一双绿手，将它捧在掌心。泉眼处形成了一个漩涡，细沙翻腾。堤岸那边一处更高的地方，一脉沸腾的主泉在白色石灰岩上冲出一条通道，飞快地掠向山下，形成一条小溪。这条小溪会汇入圣约翰河

的一部分——乔治湖。而伟大的圣约翰河则会从北面流进大海。一想到自己看见了大海的源头，乔迪就激动不已。没错，大海还有其他源头。这一个，却是属于他的。乔迪喜欢这样想：除了野兽和饥渴的鸟儿，只有他到过这里，再没有旁人。

这场远足让他浑身都热了起来，幽暗的峡谷好似向他伸出了凉爽的大手。他提起蓝斜纹布裤的裤腿，一双脏兮兮的脚丫就那么踏进了泉水里。他的脚趾陷入沙里，细细的沙粒柔柔地从趾缝间挤出来，没过细瘦的脚踝。水太冷了，有那么一瞬，他甚至感到皮肤都在刺痛。接着，潺潺的泉水便欢快地流过他又细又直的腿。他走来走去，并试探性地把大脚趾伸进碰到的光滑岩石下。前方越来越宽阔的溪流中，一群米诺鱼时隐时现。他在浅滩上追逐它们，它们却突然不见了踪影，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一棵橡树悬伸出一条光裸树根的地方，有汪深潭。于是，乔迪蹲了过去，想着也许能在那再次看到米诺鱼。然而，蠕动着身子钻出泥地的，却是一只泉水里的青蛙。那青蛙瞪着他，突然一个哆嗦，就惊恐地冲进了树根下，逗得乔迪哈哈大笑。

“我不是浣熊，不会抓你的。”他追着它喊。

一阵微风拂开他头顶的绿色华盖。阳光倾泻而下，洒落在他头上和肩上。起了老茧的脚虽然冰冷，头上能暖洋洋的也不错。风渐渐停了，阳光也隐没不见。他涉水走到对岸，这里的植被要稍微稀疏一些。一棵低矮的美洲蒲葵从他身上扫过，让他想起自己兜里还藏着一把小刀。从圣诞节起，他就想为自己做一架小水车了。

他还从未单独做出过一架小水车。赫托婆婆的儿子奥利弗每次从海上回来，都会为他做一架。于是，他聚精会神地着手做了起来。为了让小水车的轮子旋转流畅，他紧锁着眉头，努力回想那些精确的角度。他砍下一对叉形树枝，将它们修剪成一样大小的Y形支架。他记得，奥利

弗总是非常细致地把横杆打磨得圆润光滑。通往岸边的半路上，长了棵野樱桃树。他爬上去，砍下一根树枝，这根树枝平整得好似抛过光的铅笔。他挑了片棕榈叶，在纤维坚韧的部分割出两条一英寸宽、四英寸长的叶片。接着，他在每条叶片中间开了条狭缝，缝的宽度正好可以插入樱桃枝。这棕榈叶片，一定要像风车叶片般，保持一定的角度。所以，他调整得非常小心，先是把Y形支架分开到与樱桃枝横杆差不多宽的程度，然后再将其深深地插进支流的沙河床里。这条支流距上方的泉水只有几码远。

水虽然只有几英寸深，却源源不断地流得很急。棕榈叶做成的小水车叶片必须要刚刚扫过水面。所以，他不停地测试深度，直到满意了，才把樱桃枝横杆放进支架间。刚挂上去的时候，它一动不动。乔迪急切地拨弄了一下，让它更契合叉形槽。终于，横杆动了，水流碰到了一片棕榈叶柔韧的尖端。随着第一张叶片抬起，第二张叶片也随着旋转的横杆，扫过奔流的溪水。小小的叶片接连不断地一上一下，小轮子也呼呼地转了起来。小水车终于转动啦！它就像林恩镇上那架磨玉米的大水车般，奏出了欢快的乐章。

乔迪深吸了口气，伏在水边杂草丛生的沙地上，全副心神都被那神奇的转动吸引了去。升高、翻转、降下、再升高、再翻转、再降下——这小水车真是太神奇了！泉水冒着泡泡，一刻不停地从地底涌出，那涓涓细流是无穷无尽的。这眼泉是大海众多源头中的一个。除非有飘落的叶片，或被松鼠碰落的月桂枝阻塞脆弱的转轮，小水车或许会一直转下去。即便到他长大成人，跟爸爸一般年纪时，这由他开始的轻柔转动，似乎也没有任何停下来的理由。

他挪开一块明显磕着他肋骨的石头，稍稍扒拉了几下，挖出一个能容纳屁股和肩膀的小窝。然后，他展开一条手臂，把头枕了上去。一道

温暖纤细的阳光就像一床拼布薄单，覆在他身上。他沐浴在细沙和阳光里，慵懒地盯着小水车。棕榈叶片的转动让他昏昏欲睡，眼皮都禁不住微微颤动起来。渐渐的，转轮上四溅的银色水珠仿佛模糊成了一片，就似流星长长的尾巴。水声潺潺，仿佛猫咪的舐食声。一只雨蛙呱呱叫了一阵，便没了声响。有那么一瞬，男孩觉得，自己似乎跟雨蛙和小水车甩出的星雨一起，挂在了一片洋苏草扫帚“绒毛”做成的高岸上。他没有从岸上掉下去，反而陷入一片柔软中，被缀着朵朵白云的蓝天笼罩起来。他睡着了。

醒来后，他还以为自己不在溪岸边，而是身处另一个世界。所以，有那么一瞬，他甚至觉得自己仍在梦中。太阳已经落山，所有的光影都消失了。橡树黑色的树干不见了，绿得发亮的木兰叶不见了，野樱桃树枝上斑驳的金色光边也不见了。眼前灰蒙蒙的，他躺在一片薄雾中。这雾好似瀑布氤氲出的水雾，弄得他痒痒的，却并不湿润，反而是温暖又干燥的。他翻了个身，头顶的天空宛如哀鸽柔软的灰色胸脯。

他平躺着，像株幼苗般汲取着濛濛细雨，直到脸和衬衫都已濡湿，才离开小窝。突然，他顿住了。他在泉边熟睡时，有头鹿来过这里。那串新鲜的脚印从东岸一直延伸到水边，尖尖的，正是母鹿的脚印。沙地上的脚印很深，看来是头体形颇大的成年母鹿。没准儿，它正怀着小鹿呢。它一路走到泉边，痛快地畅饮了一番，丝毫没发现睡在一旁的他。接着，它嗅到了他的气味，顿时慌乱地打起转来，然后便奔向对岸的沙地，留下了一长串凌乱脚印。也许，它根本没喝到水，一闻到他的气味，就飞快地转身逃了，扬起一片沙尘。他想，但愿它现在别口干舌燥、大眼汪汪地躲在灌木丛中盯着自己。

他四下打量了会儿，寻找其他足迹。岸边有好几串松鼠的脚印，它们果然向来胆大。另一边还有只浣熊的脚印，看上去就像留着锋利长指

甲的手掌印。虽判断出是浣熊的脚印，但他无法确定这串脚印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只有爸爸能判断出这些野生动物经过的确切时间。不过，他确定，肯定来过一头母鹿，接着又被吓跑了。他再次转向小水车，它仍稳稳地转动着，仿佛一直都在那么转着。棕榈叶片虽然柔弱，却透出一股勇敢的力量，潺潺地扫过清浅的水面，在细雨中闪闪发亮。

乔迪望了望天，灰蒙蒙的，既看不出出现在到底什么时候了，也说不清自己究竟睡了多久。他跃上西岸，那边很开阔，满满的全是光滑冬青。正踌躇着要不要离开之际，雨悄然停歇，轻柔一如它之前的悠然而来。西南方飘来一阵微风，太阳出来了，白色的云朵翻卷着聚在一起，形成大团大团不住涌动的羽毛长垫枕。东边，一道优美绚烂的虹桥划破长空。乔迪觉得，只要看着它，就足以让他欣喜若狂。大地一片葱绿，澄澈碧蓝的天空被雨后的阳光染上一片金黄。所有的树木、青草和灌木丛都缀着雨珠，闪闪发亮。

一股喜悦之情就如那泉眼中涌出的溪流，无法控制地在乔迪心中翻腾。他抬起双臂，与肩齐平，像展翅的蛇鹑般旋转起来。他越转越快，直到心中喜悦的旋涡似乎就要炸开为止。晕眩中，他闭上眼睛倒了下去，四仰八叉地躺在洋苏草地上。身下的大地似乎也在跟着他一起旋转。他睁开眼，头顶四月的天空和棉花般的云朵，似乎也在旋转。男孩、大地、树木和天空，都在旋转。等到旋转停止，头脑终于清醒过来时，他站了起来。虽然仍旧头晕目眩，他却松了口气。如此美妙的四月天，还会像任何普通的一天那样，再次出现的。

他转过身，朝着家的方向飞奔而去。松林湿润的芳香深深地钻入鼻间，脚下原本松软的沙地浸过雨水后，变得结实起来。回程一切顺利。当巴克斯特家垦地上的那片长叶松林映入眼帘时，太阳已经快完全落下去了。一棵棵长叶松幽暗挺拔的身影，伫立在金红色的西天下。他听见

了鸡群杂乱的咯咯声，知道一定有人刚刚喂过它们。他转入垦地。明媚的春光中，饱经风霜的灰色围篱闪闪发亮。浓浓的炊烟从黏土烟囱里袅袅升起。壁炉旁恐怕已经摆上了丰盛的晚餐，荷兰炖锅里多半也正烤着热腾腾的面包。他希望爸爸还没从格雷厄姆斯维尔回来。他第一次觉得，或许自己不应该在爸爸外出时，扔下这里不管。如果妈妈需要柴火的话，肯定会发火的。即便爸爸，多半也会摇着头说：“这孩子——”突然，他听到老恺撒的响鼻声，知道爸爸已经在他之前回了家。

垦地上一片欢腾。马儿在门前嘶鸣，小牛犊在栏里哞哞直叫，母牛则在一旁忙不迭地应和着。鸡群咯咯地刨着土，狗儿们也为即将到口的食物和蒙蒙夜色吠叫不已。饿了是好事，饿了之后有人喂就更好了。因此，家畜们满怀希望，又无比笃定地等待着。谷物、干草和豇豆都不足的冬末时节，它们都瘦了。但此刻是四月，牧草青翠多汁，就连鸡群都尽情享用起小草的嫩芽来。那天傍晚，狗儿们找到了一窝小兔。这样饱餐一顿后，巴克斯特家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对它们来说就没什么吸引力了。乔迪瞧见老朱莉娅躺在马车下，显然，此前数英里的路程已经把它折腾得筋疲力尽。他推开屋前的木栅门，朝爸爸走去。

彭尼·巴克斯特正在柴堆边，身上穿着结婚时的那件绒面呢外套。如今，他上教堂或外出做生意时，就会穿上这件衣服，以示体面。外套袖子已经变得很短，并非因为彭尼又长高了，而是因为经历了数年夏日潮气的浸润和熨斗的熨烫，衣料不知怎地缩了水。乔迪瞧见爸爸那双双大得出奇的手抱起了一堆木柴。他在做乔迪的活儿，而且还穿着自己上好的外套。乔迪赶紧跑了过去。

“爸爸，我来吧。”

此刻，他希望能用主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职。爸爸直起腰，说道：“小子，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我去银谷了。”他说。

“今天这么好的天气，正该上那儿去。或者，上哪儿去都行。”彭尼说。

他已经很难想起自己为什么要上那儿去，仿佛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他不得不从放下锄头的那一刻开始回想。

“哦，”这会儿，他想起来了，“我本来想跟着蜜蜂，去找那棵有蜂巢的树。”

“找到了？”

乔迪一脸茫然。

“要是没忘了这事，坚持跟下去，说不定就找到了。”

他觉得自己蠢得就像条追逐田鼠时，被逮了个正着的捕鸟犬。他不好意思地望向爸爸。爸爸那双淡蓝色的眼眸闪着促狭的光。

“说实话，乔迪，”他说，“害什么臊啊，找有蜂巢的树，不正是个闲逛的好理由吗？”

乔迪咧嘴笑了，承认道：“我的确在想找那树之前，就有了逛逛的念头。”

“我想也是。去格雷厄姆斯维尔的路上，我就料到这点了。当时，我便冲自己嘀咕：‘乔迪虽然这会儿在锄地，可他肯定坚持不了多久。这么美好的春日，我要是个男孩，会做些什么呢？’然后，我立马想到，‘肯定会四处闲逛。’逛哪儿都行，直逛到天黑为止。”

男孩心中涌起一股暖意，这暖意却并非来自低垂的金色太阳。他点了点头。

“我的确就是这么想的。”他说。

彭尼的头朝屋子的方向一甩，“不过，现在，你妈可不赞成四处闲逛。多数女人一辈子都无法理解，男人是多么喜欢东游西逛。我会帮你

保密的！如果她问：‘乔迪上哪儿去了？’我就说，‘哦，多半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了吧。’”

他冲乔迪眨了眨眼，乔迪也冲他眨巴了一下眼睛。

“男人嘛，就该以和平的名义团结在一起。现在，赶紧给你妈送一大捆柴去！”

乔迪抱起满怀的柴火，匆匆朝屋里赶。妈妈正跪在炉子前。食物美妙的香味钻入鼻尖，让他更觉浑身都饿得没力气了。

“妈妈，那不是甜马铃薯玉米饼么？”

“是啊，你们这些东游西逛的家伙也晃荡够了吧，晚餐都做好啦！”

他把木柴扔进箱子，就朝畜栏赶。爸爸还在挤特丽克西的奶。

“妈妈说动作快点，该吃饭了。”他报告道，“非得要我喂恺撒吗？”

“我已经喂过了，儿子。就跟我接济那些可怜的家伙一样。”他从三脚挤奶凳上站起身，“把牛奶搬进去。当心摔跤，可别像昨天那样洒到地上了。乖，特丽克西。”

他离开母牛，走进棚屋里的畜栏。那儿拴着特丽克西生下的小牛。

“过来，特丽克西，快来，好姑娘——”

母牛低眸着，朝小牛跑来。

“乖，上那儿去。贪嘴的家伙，真跟乔迪一个样儿。”

他轻抚了会儿母子俩，就随男孩进屋去了。两人挨个在水盆边洗漱了一番，然后用挂在厨房门后滚轴上的毛巾擦干手和脸。已经坐在桌边等他们的巴克斯特妈妈连忙帮着摆盘子。她胖胖的身子，把长条桌的一头都占满了。乔迪和爸爸分别在她身侧坐下，在他俩看来，让她坐主

位，似乎再自然不过。

“你们今晚都饿了吧？”她问。

“我能吃下一桶肉和一蒲式耳素饼。”乔迪说。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眼大肚皮小的家伙！”

“要不是早就吃过亏，我肯定也会这么说的。一去格雷厄姆斯维尔，就饿得要死。”

“是因为你已经在那喝了不少酒吧。”她说。

“今天只喝了一点儿，吉姆·图恩巴克尔请的客。”

“那应该不至于会伤身。”

乔迪什么也没听见，眼中只有自己的盘子。他这辈子都没这般饿过。经过一个贫瘠的冬天和漫长的春天，巴克斯特一家的吃食，并不比他们的牲畜充裕多少。妈妈今天竟做了顿足以宴请牧师的丰盛晚餐，包括加了咸肉丁的洋商陆、土豆洋葱炒沙鳖（昨天，他还瞧见那傻大个在到处乱爬呢）、酸橙饼和妈妈肘边那盘甜马铃薯玉米饼。乔迪左右为难：要不要再吃点素饼和沙鳖呢？根据过去的惨痛经验，要是再吃下去，他就肯定吃不下甜马铃薯玉米饼了。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妈妈，”他说，“我现在可以吃我那份甜马铃薯玉米饼吗？”

她停下往自己庞大身躯塞食物的动作，熟练地替乔迪切了一大块。乔迪立刻有滋有味地埋头大吃起来。

“为了做这饼，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忙活了老半天，就这么被你几口吞了啊！”她抱怨道。

“我虽然吃得快，但一定会把这么好吃的味道记很久的。”

一顿饭下来，乔迪吃得饱饱的。就连平时吃得跟麻雀一样少的爸爸，也多吃了一盘子。

“感谢主，我吃饱了。”他说。